

# 「加味姑嫂丸」的省思

——從「雞雞」和「屁屁」的不對稱關係談起

謝志偉

## 壹·前言

現代漢語裡有關男女生殖 / 性器官的個別名稱至今仍未能完全順利地進入我們的日用語彙裡。某種程度的禁忌總是存在著：雨傘、雨衣、雨帽等遮雨用品統稱「雨具」，但是還沒有人將防晒油、太陽眼鏡、陽傘等遮陽用品統稱「陽具」。相對於歐美語言裡的醫學或文化人類學用語，如 penis（陰莖），phallus（勃起之陰莖——陽具、陽物），vagina<sup>1</sup>（陰道）早已成為日用語彙，國人卻因為「民間通常以為凡是涉及到性器官和性行為的詞語都是猥褻語，是有教養、有身分、老實本分的人所羞於啟齒的」<sup>2</sup>，而仍常在該使用「陰莖」或「陰道」時捨之不用而寧取概括性的集合名詞「生殖器」和「性器官」或「下體」、「下部」、「私處」。如據報載隨舉一例：「戴女的說法是 / …… / 承天武聖廟 / …… / 劉老師 / …… / 趁她獨自一人時，將生殖器<sup>3</sup> \*官插入她的下體\*」<sup>4</sup>。而俚語裡的「屌」、「

<sup>1</sup> 有關 vagina 一詞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及其前身，參閱 Thomas Laqueur, "Auf den Leib geschrieben", F./a.M.: dtv, 1990, 原文為："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sup>2</sup> 曲彥斌主編，《中國民俗語言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頁 38。

<sup>3</sup> 在本文所出現的 '\*' 均代表「筆者強調」。

<sup>4</sup> 自由時報1996.11.4.頁5。

「屌」、「禽（俗作操）或「膾 非ㄅㄛ / 歪（雅稱：女陰，見說文「也」部），卵榷 / 鳥<sup>5</sup>（音ㄉㄛˊ ㄩㄟˊ，等於色情小說裡的雞巴）、幹（姦）」則毫無單純指稱男女性器官的功能，僅供罵人而已，如口語中的「屌什麼屌！」及「（禽）他媽的屌！」），或李喬一篇名為〈小說〉的短篇小說中，男主角罵老婆最常用的「看妳雞歪！」<sup>6</sup>或司馬中原連載於中央日報副刊的長篇寫實小說〈新八十一夢〉裡老湯頭口中的「小雞巴子少尉」。簡單的說，國語也好，方言也好，都存在著污衊女性或以男性為主體、以女性為客體的性器官用語，不管是名詞還是動詞。閩南語的「卵雀 / 鳥」亦如「耍屌」有挑釁的意思，而「雌掰」、「臭屌養」或「雞雞歪歪」則是罵人或損人的用語。至於客觀的、中性（至少表面上）的名稱則僅見於醫學、法律及新聞報導裡（當然，即使在這些範疇內，同樣有性別歧視，甚至更嚴重），即便在以國語進行的對話裡亦多被避免，在方言裡則可說是付諸闕如。至於台灣諺語裡的「太監娶某，有孔無樁」<sup>7</sup>

而另一方面，力求突破男性文化霸權的陰性及同志書寫 / 論說（以文體為準，不以作者為準）的特徵之一，就是極為坦蕩地使用「陰道、陰蒂、月經、插入、陽具、睪丸」等用語，如「她感到胯下有異，低頭發現月經來了， / …… / 很好，真他媽太好了！」<sup>8</sup>或「每回她把它們從陰道裏拉出來時，那種彈性與韌勁 / …… / 」<sup>9</sup>，或李

<sup>5</sup> 「鳥」，「廣韻」為「都了切」，按照語音發展規律，在當代的中國北方方言裡應讀為「ㄉㄛˊ ㄩㄟˊ」，與「屌」字兼有音義之同，因禁忌而被轉音為「ㄉㄛˊ ㄩㄟˊ」（參閱曲彥斌主編，《中國民俗語言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頁38。

<sup>6</sup> 李喬，〈小說？〉，周寧編，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1983，頁34。

<sup>7</sup> 自由時報，1999.11.16，頁14，「台灣精諺」欄。至於男女性器官之插入關係，另請參考謝志偉，〈論語言與文學裡的「女體與空間」——從「插頭與插座」談起〉，於1999.03.27發表於在東吳大學外語學院第二屆系際學術研討會「性別與符號」上，大會手冊暨論文集，33-49頁。

<sup>8</sup> 曹麗娟，〈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聯合文學》，1996年11月號，頁63。

<sup>9</sup> 張亦絢，〈淫人妻女〉，《聯合文學》，1996年11月號。

元貞的詩「天鵝來吧 / 蛇來吧 / 象的鼻子 / 公雞的尾巴 (= 雞巴?) 海的縫 / 風的孔」<sup>10</sup> 乃至吳菀菱小說《紅鶴樓》裡的「一隻結實粗大的陽具，如噎死的鵝頸，沉甸地淤塞於她的陰道裡，翻不過身軀」<sup>11</sup>。李昂的連載小說〈自傳：一部小說〉裡更是「龜頭、陽具」<sup>12</sup> 處處見。然而，我們也會在杜修蘭的《逆女》及郭良蕙的《第三性》裏讀到以「那個」代替「月經」的說法：「你那個來了嗎？」<sup>13</sup> 和「米老鼠今天不對勁，是『那個』來啦？」（米楣君是T婆）<sup>14</sup>。

## 貳·「雞雞」與「屁屁」

在這樣一個男人滿嘴「雞掰、卵榘」的時代裡，某沈姓女立委於1996年6月被傅姓男立委踢中「私處」後對媒體所說的話就特別值得一提：「他居然踢我……一個女人都不好意思說出來的部位」（見6月15日當天各電視台午間新聞）。而另一女性立委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更忿忿不平地說：「立委傅XX攻擊沈XX『令人難以啟口的地方』，難以相信，為了伸張女權，她們要代表沈XX委員提出告訴」<sup>15</sup>。

類此讓女性難於啟口的現象絕非孤例。專以所謂「婦女病」為醫療對象的「加味姑嫂丸」之所以取名「姑嫂丸」，據本人去電所獲宏星製藥廠諮詢藥師的解釋，即因醫療對象是「令人難以啟口的地方」，只容姑嫂女人間相問相談，外 / 男人跟前提不得。而的確某報「金賽夫人信箱」就曾出現有某位小姐抱怨她辦公室裏的男同

<sup>10</sup> 李元貞，《女人詩眼》，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95，96。

<sup>11</sup> 吳菀菱，《紅鶴樓》，台北，希望出版社，1997，頁55。

<sup>12</sup> 自由時報，1998.10.28，頁41。

<sup>13</sup> 杜修蘭，《逆女》，台北：皇冠，1996，頁74。

<sup>14</sup> 郭良蕙，《第三性》，台北，時報，1987，頁29。事實上，由於禁忌的關係，「那個」亦可被用來指涉性器官，至於「那話兒」則專指陰莖，如「那話兒遭咬傷白晝之狼夾尾脫逃」（自由時報，1997.10.16，頁11。）

<sup>15</sup> 自立早報，1996.6.15，頁2。

事老拿「姑嫂丸」或「中將湯」來開玩笑的投書<sup>16</sup>。值得注意的是，「加味姑嫂丸」使用說明小冊上是將「月經失調」、「經來腹痛」、「習慣性流產」、「不孕症」併稱為「隱疾」的，然而在現代漢語裏，「隱疾」指的卻是「不好向別人說的病，如性病」<sup>17</sup>，「不便告人的疾病，如性病」<sup>18</sup>，而且通常只限用於男人。相對於「姑嫂丸」名稱取的如此委婉，同樣標示著「男子漢不可告人的事」<sup>19</sup>的男性專用藥就大做廣告，其名稱就直接叫作「Top-1」，而其他壯陽藥更是琳瑯滿目：棟介久，猛精哥，賜力壯<sup>20</sup>等等不一而足，其成份則包含起陽草，大陰藤<sup>21</sup>，公牛睪丸素<sup>22</sup>。為了加強競爭力，「賜力壯」則更強調是「野公牛睪丸素」<sup>23</sup>。

男性是公開的，女性是內斂的，涉及性器官時尤然。女性不但對其性器官難以稱之，甚至無以名之，此乃問題之所在。社會如此，家庭亦然：媽媽給小兒子洗的是名實相符的「雞雞」、「蛋蛋」和「屁屁」，給小女兒洗的則只有「屁屁」。（我一個同事說，他們在家裡則是洗「鴨鴨」，以有別於「雞雞」，然此名稱亦據「雞雞」而來）不是「下面」洗一洗，就是「前面」和「後面」都洗一洗，或如德文裡所說的是「兩腿之間」（zwischen den Beinen）洗一洗。輪到媽媽自己時略有變化，洗的則是「屁股」<sup>24</sup>，好像女人的性器官

<sup>16</sup> 自由時報，民1997.1.16，頁28。

<sup>17</sup> 《現代漢語詞典》，北京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1381。

<sup>18</sup> 《辭海》，夏征農編，台北：東華書局，台灣版，下卷，1992，頁5027，「隱疾」出處另見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禮記病疏，隱疾條，台北縣：自由，1972，頁328。

<sup>19</sup> 自由時報，1997.1.17，頁22。

<sup>20</sup> 自由時報，1997.4.13，頁6：「七件壯陽廣告 誇大」。

<sup>21</sup> 自立晚報，1996.11.29，頁8。

<sup>22</sup> 自由時報，1997.4.21，頁25「精勁猛（真正猛）」。

<sup>23</sup> 中央日報，1997.3.28，頁20。

<sup>24</sup> 此所以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幼稚園教師在校常見的幼兒與性有關的行為中，排名第三的就是說到「屁股」會大笑（晏涵文，《告訴他性是什麼》，台北：張老師，1991，

是「羞恥」的代名詞，提都不能提，這也符合了，同樣是人，卻只有女人有「恥骨」<sup>25</sup>（至少江漢聲 / 晏涵文所編的「性教育」裡的解剖圖是這麼畫），男人的恥骨卻漏列出來<sup>26</sup>。

對小男生來說小鳥就是雞雞，屁股就是屁屁，而對小女生來說屁股是屁屁，陰部（陰唇、陰道、陰蒂）也是屁屁。讓我們來看看佛洛伊德那個三歲半的小漢斯和他媽之間的對話，這段對話的背景是，小漢斯用手握著雞雞的時候被他母親看到，後者就警告他說，再摸，就找醫生割掉他的「雞雞」（原文是Wiwimacher），讓他無法小便。結果看過他妹妹小便的小漢斯竟然回道，割掉後，他可以用「屁屁」小便。「屁屁」<sup>27</sup> 原著德文是Popo（= 屁股）<sup>28</sup>，英文譯本則為bottom<sup>29</sup>。顯然，對小漢斯來說，Popo同樣既是後面的「屁屁」，也是前面的「屁屁」。可見對於女孩下體的名稱之處理，顯然中外皆同。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幼稚園的性教育課標準裏的第一條就是「了解身體各部位的正确名稱及功用（包括生殖器官）」<sup>30</sup>，但是一個國二的女生在講述其被性騷擾的經驗及請教如何對付時，卻只會或只敢用「那個」來指稱男人的性器官：「我是國二女學生，有一次去福利社 / …… / 有位男生好變態，用他的『那個』頂我 / …… / 」<sup>31</sup>。連講出男人性器官名稱的勇氣都沒有，我們如何期待她能獨力應付性騷擾？不同類但同樣嚴重的問題也會發生在老人身上；一個被國

---

頁31)。

<sup>25</sup> 江漢聲 / 晏涵文，《性教育》，台北：杏林文化，1995，頁88。

<sup>26</sup> 全上，頁88。

<sup>27</sup> 我用的是張小虹的譯文，張小虹，〈戀物張愛玲〉，收於張小虹，《慾望新地圖》，台北：聯合文學，1996，頁45，註釋1。

<sup>28</sup> Sigmund Freud, "Zwei Kinderneurosen". Analyse der Phobie eines fuenfjaehrigen Knaben, Kindes, Studien in 11. Bdn, Bd. VIII, F/a. M., 1969, p. 15.

<sup>29</sup> Sigmund Freud,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Ernest Jones, translated by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p. 151, 152.

<sup>30</sup> 《告訴他性是什麼》，頁40。

<sup>31</sup> 自由時報，1996.12.25，頁33。

術館61歲惡狼強暴的76歲老婆向警方報案後，女警根據這位不識字的老婦人的口述作筆錄時，為了使筆錄接近事實的陳述，「使用了許多『諧音』來形容強暴內容，而這位女警一邊問，一邊面紅耳赤十分尷尬」<sup>32</sup>。兩位女性所面臨的困難就在於：我們的日用語彙，尤其是閩南語，所能提供的關於男女性器官的名稱及性交的動詞都是以男性使用為主，無法用來中性地敘述事實，女性平常當然就避免使用或聽到，一旦不得不講或聽的時候，當然就會面紅耳赤。「性騷擾」這個概念出現之前，是沒有人會為此被罰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同樣的狀況，先前不叫「性騷擾」，而叫「吃豆腐」。後者係男性角度的結果，自然無罪，前者則是女性角度，攻守互換，勝負立見。

身體被霸佔，實起源於命名權被霸佔<sup>33</sup>。女性天人交戰之後仍開不了口，輪到某些男性則表示他脫口而出的「破XX，幹XX」只是「口頭禪並無惡意」<sup>34</sup>。而因在1994年在高雄勞工公園辱罵某檢察官「去吃屎好了，幹X娘」<sup>35</sup>而遭判處拘役80日的某立委在被新黨開除黨籍時，竟說：「女孩（按：指社民黨）嫁給他（指新黨）也給人家睡了，餅都沒吃，聘金還沒收下，就要休掉人家，哪有這麼簡單的事」<sup>36</sup>。顯然，女性被教導的如此的「知書達禮」，和其男性同胞的「心想事成」是一體兩面的事。

於是，奪回身體的自主權在女性主義或者女權運動裏是一個主要課題及目標，殆無可議。西方1970年代的口號「our bodies, our selves（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自我）」<sup>37</sup>正是突顯出了傳統女性之為「No-body

<sup>32</sup> 自由時報，1997.3.17，頁5。

<sup>33</sup> 「命名」在在西方的傳統裡，基本上是男人的權利。聖經創世紀裡所有動物及夏娃均由亞當來命名，更清楚地呈現出命名權與擁有權之間的密切關係。

<sup>34</sup> 自由時報，1996.12.7，頁4。

<sup>35</sup> 自由時報，1997.5.2，頁5。

<sup>36</sup> 自由時報，1996.3.14，頁4。

<sup>37</sup> 參閱 侯宜人譯，《女性裸體》（Lynda Nead, *The Female Nude*），台北：遠流，1995，頁5。

＝沒有身體」的事實。本地大學女研社的成員身上穿的T恤也寫著婦運名言「身體就是戰場」<sup>38</sup>，東吳大學的女學社則乾脆將其社刊取名為「卵巢」。1995年聯合文學二月號也出了一個專題就名之為「女人身體（Female Body）」<sup>39</sup>。而基於身體與性別的直接關係，對男女身體多面向的關切，更是著眼於將社會性別從生物性別區別開來的「性別研究」責無旁貸的基本任務。有意思的是，當女性強調陰性書寫時，她們就把女性性別符號♀下的十字加上筆尖<sup>40</sup>，而男性的性別符號♂卻被某壯陽藥公司拿來強調箭頭朝上的勃起效果<sup>41</sup>。

就字源來看，Gender 出自於拉丁文的genus，本義是「生產、製造」，也就是說，兩性的互涉的原點是被設定在生殖的關係上。而在古漢語裡面，「母」、「女」兩字系出同源，卜辭中的「母甲」，「母乙」，「母丙」諸母字可以作「母」，也可以作「女」<sup>42</sup>。王國維也指出古代盤器或鼎器上的「母」字概指「女」，而「父」概指「男」<sup>43</sup>也，因為「男子之美稱莫過於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於母，男女既冠笄，有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sup>44</sup>。「男女」既可等同「父母」，而對照禮記·禮運篇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的「男女」作為「性交」的同義詞，那麼，當我們在說「性器官」

<sup>38</sup> 自由時報，1997.3.8，頁28。

<sup>39</sup> 聯合文學，124期，1995.2，「女人身體」在該專輯裏都簡稱「女體」，而丁乃非把女人閱讀主體簡稱為「女體」，應有其對「女人身體」呼應之故。（參閱〈婦女與兩性研究的方法論——文學〉，《婦女研究通訊》，29，1993.4，頁28。

<sup>40</sup> 《婦女研究通訊》，29期，1993.4，頁61。

<sup>41</sup> 中央日報，1997.3.28，頁20。

<sup>42</sup> 《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國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34。另討論「妻」之古文時，朱守亮亦指出：「古文母、女通」，見〈由古文字窺測古時之搶婚習俗〉，第七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編，台北：萬卷樓，1996，頁313。

<sup>43</sup> 王國維，《王觀堂全集》，冊一，文華出版公司，1968，頁146，147。

<sup>44</sup> 同上，頁147。

而不說「生殖器」<sup>45</sup> 的時候，當我們不在「敦倫」<sup>46</sup>、「行房」、「行周公之禮」或行「人道」（夫婦房事舊亦稱「人道」<sup>47</sup>，查泰萊夫人和他半身癱瘓的丈夫就是過著「慘無人道」的日子），而是在「雲雨」或「作愛」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挑戰傳統。當我們的姿勢不像傳教士而像狗爬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向傳宗接代挑戰。關於這一點，老子在道德經裡的用詞比較直接而且客觀一點：「未知牝牡之合而全（按：「全」，陰字右半之誤）作，精之至」<sup>48</sup>。「牝」就是「屁屁」，「牡」就是「雞雞」，「牝牡相合」就是性交，簡單明瞭之至。

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男女即父母，並不意味著男女平等。相較於男人，女人更是被界定在傳宗接代的功能上。（當然這並不排除他們同時成為男人性對象的角色，且即便如此，她們傳的也是男方的香火，詩經小雅蓼莪裡不是早寫著「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看看中文的奶奶（奶之古意亦可為「母」，當動詞用則可作「撫養」，如「這孩子是他媽辛辛苦苦奶大的」）和拉丁文的mamma（音同「媽媽」）＝女人的乳房<sup>49</sup>，我們就可看出，女性作為一個人而被器官化的端倪，元凶是誰，不言可喻。至於D. H. Lawrence在*Lady Chatterley's Lover*裏讓Mellor對Conni說：「你是一個好孔」<sup>50</sup>（台語的「好孔」），更是不在話下。其實在粗話中，「屌」亦代表女人<sup>51</sup>，

<sup>45</sup> 江漢聲／晏涵文《性教育》一書裏則認為：「第一性徵就是指女性內外的性器官，也就是生殖器官。」，台北：杏林文化，1995，頁108。

<sup>46</sup> 如「夜與老婆敦倫一次」（《俞曲園日記》），引自劉達臨主編，《性學辭典》，台北：文鶴，1996，頁314。

<sup>47</sup> 劉達臨主編，《性學辭典》，台北：文鶴，1996，頁314。

<sup>48</sup> 朱謙之／任繼愈，《老子釋譯——附馬王堆帛書老子》，台北：里仁，1985，頁221（第五十五章）。

<sup>49</sup> Latein-Deutsch Woerterbuch, Limburg/Lahn: Steffen, 1992, P. 319。

<sup>50</sup>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p. 60: 'Th'art good cunt'.

<sup>51</sup> 《台灣話大詞典》。閩南語漳泉二腔系部份，陳修主編／陳文晶助編，台北：遠流，1991，頁26，屌字條。



如「三八ㄐ一戾（音讀如：ㄅㄛˋ）」。將女性貶為性器官在今天的新新人類用語裡面仍然存在：譬如「交女朋友」的最新流行用語就叫作「搓麻薯」<sup>52</sup>，「麻薯」何所指，言者、聽者心知肚明。不過，也有女性將自己定位於某器官或身體部位的，如把性交說成「失身」<sup>53</sup>，然後把第一次的「失身」說成「給了一切」<sup>54</sup>。

### 參·「破瓜」，「有喜」，「未亡人」

就女人的身體來看，有三個概念全是以男性為主體，由點而線而面地將女性身體定位為客體。舊時女性的生命三部曲就是「破瓜」，「有喜」，「未亡人」。破瓜之年是十六歲，「破瓜」指的就是「破身」，第一次性交，而瓜破子落就是性交生子<sup>55</sup>。「破瓜」英文叫deflower，相當於中文的「開苞」<sup>56</sup>（花苞的苞），德文是deflorieren，法文是deflorer，同樣的意思，都源自於拉丁文的defloratio，是一個醫學用語。把女人「視為花朵」<sup>57</sup>，所以有「校花」、「名花有主」、「採花大盜」、「花痴」等名詞出現，宋朝時更有專為妓女評等級的「評花榜」<sup>58</sup>，算是喝花酒的節目之一。類似的例子隨舉報上數例：「夜歸女遇採花大盜」<sup>59</sup>，「花酒帳扯不清，警員遭圍毆重傷」<sup>60</sup>，「同

<sup>52</sup> 自由時報，1997.5.1，頁10。

<sup>53</sup> <既已失身，處女膜何用>，自由時報，1997.1.24，頁36。

<sup>54</sup> <給了一切，他卻走了>，自由時報，1997.1.16，頁36。

<sup>55</sup> 參閱劉達臨主編，《性學辭典》，頁317。

<sup>56</sup> 全上。

<sup>57</sup> 另一例則為「胭脂」。「胭脂」又名「煙脂」，原為草的一種，採其花可作紅顏料，女人拿它作妝扮品，產於燕地，故叫「燕脂」，匈奴人稱妻子為「閼氏」，和「燕氏」同音，即間接以花名之。參閱洪乾祐，《閩南語考釋。附金門話考釋》，台北：文史哲，1992，頁80，81。

<sup>58</sup> 參閱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頁621。

<sup>59</sup> 自由時報，1997.3.18，頁11。

<sup>60</sup> 中央日報，1997.3.30，頁9。

居人催花，親娘推三幼女人狼口」<sup>61</sup>，或是「帶往 KTV，少男強摘嫩蕊」<sup>62</sup>。至於文學裡，蕩婦卡門口中含著紅玫瑰，張愛鈴《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壞女人」——曾為交際花的「嬌蕊」，還有施叔青的小說裡也有這樣的句子：「這個天生淫蕩的女人 / …… / 攤手攤腳風情十足的躺在那裡，像一朵盛開的花等待被攀摘」<sup>63</sup>，都是例子。德國啟蒙時代著名劇作大師及文學理論家雷辛（G. E. Lessing）的悲劇‘*Emilia Galotti*’的女主角因料到自己身為別人的未婚妻而又怕禁不起綁架她的王子的財勢等誘惑，要求她父親以匕首刺死她，死前最後一句話就是：「折下一朵玫瑰，以免狂風蹂躪它」<sup>64</sup>，至若歌德著名的「野玫瑰」（男孩摘下野玫瑰……）言外之意也就不言可喻了。此外還有煙花巷、殘花敗柳、花柳病等。事實上，花朵被用來隱稱女性的陰部，是老太婆的棉被——蓋有年矣，古代印度神話就是以蓮花象徵女陰<sup>65</sup>，清朝時一首雲南民謠就說：「哥是天上一條龍 / 妹是地下一叢花 / 龍不抬頭不下雨 / 雨不灑花花不紅」，此處「『龍』指男陽」（按：抬頭指「勃起」無疑）」，「『花』指女陰」<sup>66</sup>，此在現代漢語小說裡仍可見的到：「莎樂美欲仙欲死，恨不得對方掐擰的是自己的陰洞。兩朵秀麗的花瓣\*，競相抵觸最敏感柔嫩的部位」<sup>67</sup>。至於統一企業的「四物雞精」廣告則更透露了花瓣與女陰之聯想的訊息，其整頁廣告的背景就是一朵佔據全版、花瓣層次清晰可辨的紅色玫瑰，而在花瓣的最中心處則至放著上書「四物

<sup>61</sup> 自由時報，1997.4.22，頁5。

<sup>62</sup> 自由時報，1997.12.17，頁11。

<sup>63</sup> 施叔青，《妳讓我失身於妳》，台北：洪範，1996，頁45—46。

<sup>64</sup> G. E. Lessing, "Emilia Galotti", in, G. E. Lessing, *Die Hoehepunkt seines Schaffens*, Wien: Prima, 1978, p. 249.

<sup>65</sup> 創造者大自在天毗濕奴（Vishnu）從臍眼裏生出蓮花，蓮花就是女陰，而大梵天（Brahman）便從「蓮花」裏生育出來，參閱蕭兵／葉舒憲，《老子的文化解讀——性與神話學之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605。

<sup>66</sup> 殷登國編著，《杏林廣記》，台北：元氣齋，1996，頁14。

<sup>67</sup> 吳苑菱，《紅鶴樓》，頁41。

雞精」四字的瓶罐。<sup>68</sup>

正如「破瓜」屬於日用語彙，「處女航」、「處女作」等字眼也一樣平凡到連女性也照用不誤。如連方瑀就稱當年她靜修女中畢業後考上北二女時寫給她學妹們的那封信為她的「處女作」<sup>69</sup>，亦有不稱「處女作」而叫「第一次」的，如「鞏俐的『第一次』給了滾石」<sup>70</sup>，或是「澎恰恰獻出第一次，甲子慧插翅跟他飛」<sup>71</sup>。「處女」甚至可和「第一次」一同出現且用在男人身上，如「馬英九的第一次今晚登場，電視主持處女作『各領風騷』，今晚與你相約環球新聞台」<sup>73</sup>或者「林讚新處女秀，苦苦的／曲球亂亂飛，壞了他的第一次」<sup>74</sup>。而最具性交意象的是「處女地」，男的開墾，女的被開墾，例子如：「下午三點半，我們踏步邁入這一片台灣最後的處女地」<sup>75</sup>。此外，某報導稱讚余光中為「藝術的多妻主義者」<sup>76</sup>以及有位餐飲業的金童設計的菜一律都作一個裸體美女在盤裏，目的是為了達到秀色可餐<sup>77</sup>，彷彿他的顧客全為男性一般。男性為主體，女性為客體，於此又見一斑。

再來看看「有喜」。女人有喜，即便在醫學發達的今天，也不保證一定以一個「喜」字收場。以德文為例，極具公信力的杜登標準字典（Duden）在「坐月子」（Wochenbett）這個字下面所舉的例子就是「他的前妻是在月子裏死的」<sup>78</sup>。傳統裏的女人面對「有喜」

<sup>68</sup> 《聯合文學》，156期，1997年10月號，頁33。

<sup>69</sup> 自由時報，1996.11.4，頁32。

<sup>70</sup> 「滾石」不是某個男人的名字而是唱片公司。

<sup>71</sup> 自由時報，1996.11.27，頁21。

<sup>72</sup> 中國時報，1997.1.18，頁22。

<sup>73</sup> 自由時報，1997.4.7，頁24。

<sup>74</sup> 自由時報，1997.4.3，頁26。

<sup>75</sup> 自由時報，1997.1.20，頁33

<sup>76</sup> 中央日報，1997.4.18，頁18：大師篇 余光中。

<sup>77</sup> 《翡翠周刊》，411/412合訂本，1997.2.4，頁160。這些都是男性對女性的食人主義傾向之展現，如一種小番茄被名為「超甜聖女」亦同。

<sup>78</sup> 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oerterbuch, Mannheim: Duden, 1989, 頁1750，

這回事，除了肉體上的折磨（從「害喜」<sup>79</sup> 到死亡<sup>80</sup> 等各種可能性）之外，還有替夫家傳宗接待的壓力<sup>81</sup>。因此除了面對小生命的喜悅以外，與其說是爭口氣的「有喜」，不如說是鬆口氣的「好險」更為恰當，因為這個「喜」一方面是婆家的「喜」<sup>82</sup> 以外，同時也意味著，她達到了「女人=妻子=子宮」<sup>83</sup> 的要求。女人被等同於子宮也見證於英文的uterine（子宮的）這個字，它指的是「同母異父」（born of the same mother but having a different father）<sup>84</sup>，uterine sisters 直接譯成中文就應該是「同一個子宮的姊妹」。難怪有人要將woman

---

"Wochenbett" 條: 'Seine erste Frau war im W. gestorben'.

<sup>79</sup> 有關這部分可參考自由時報，1997.4.25，頁32的短文〈該怎麼害喜才好〉：「關於懷孕，我認為真是『有百苦而少有樂趣』可言，長期忍受孕期的艱苦，除了於終了時可以得到一個嬰兒作為禮物之外，其附加價值簡直少之又少」，

<sup>80</sup> 孕婦死於產房的不幸事件甚至在文學裡都可找到例子：「當年醫療器材不足，醫護人才有限，他老婆因而死在手術台上，只留給他一名剛字子宮內取出的女嬰，以及滿腹的悲傷與悽絕」（王正國，《媚登峰物語》，收於王正國，《慾火》，台中：劇場，1997，頁86）。

<sup>81</sup> 《大戴禮記》有載，婦有七去，「無子」排名第二，僅次於對公婆不孝（《大戴禮記今註今釋》，高明註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本命第八十，頁510）。當然時代變了，對現代女性來說，「懷孕」就不一定是喜事，此所以有一種「迷你排卵觀測器」被廣告為「女生安全期、危險期觀測器」，雖然「使用者可藉此參考是否採避孕措施，或『重點加強火力』，以便提高懷孕機率」（自由時報，1997.5.9，頁10），蓋既稱危險期，則本器之設計原必非為了懷孕而是為了避孕。至於就業方面，懷孕婦女甚至可能因此失去工作，這時有喜就是有難了（參看自由時報，1997.6.13 頁10：「婦女『有喜了』，工作就不保？」）。

<sup>82</sup> 有時這還得看是「弄璋」還是「弄瓦」，潛意識裡，一般還常有兒子才算數的想法，例如歌星張信哲入厝，報上新聞就寫著：「車子、銀子、房子都有了，就缺妻子與兒子。」（自由時報，1997.3.24，頁21，強調部分出自筆者）。

<sup>83</sup> 有關這些概念之間的關連，另參閱 Manuel Simon, Heilige. Hexe. Mutter, Berlin: D. Reimer, 1993.

<sup>84</sup> Macmillan Contemporary Dictiona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p. 1099 'uterine'字下。另請參閱 Ann Ellis Hanson, "The Medical Writer's Woman", in, D. M. Halperin/J. J. Winkler/F. I. Zeitlin (edt.), Before Sex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09-338.

這個字回溯到wombman<sup>85</sup>（亦即子宮（男）人）去。事實上，中文胞兄、胞妹的「胞」就是中醫裏的子宮或子宮內包著胎兒的薄膜<sup>86</sup>。如果女人真的等於子宮，那麼婦人的「婦」與腹部的「腹」同音也許不無道理，此或所以，「停經」又稱「斷產」<sup>87</sup>之故。

女子出嫁曰「歸」，字典上的解釋是「女子必適人始終身得定止，故歸從止」<sup>88</sup>。從此娘家成了「外家」，自己則成了丈夫的「家內」<sup>89</sup>（有時候也叫「賤內」，以免「見外」）。出嫁之為女人命定之歸宿，更驗證於「女」這個字讀作四聲「ㄋㄩˇ」的動詞用法，而它的意思就是「以女妻人」。而妻者乃「婦與夫齊者也」<sup>90</sup>，應解為該當向丈夫看齊也，因為根據大戴禮記，「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sup>91</sup>。婦無專制之義的意思就是不能自己作主，只能屈服於人，這點在清朝吳謙的醫宗金鑒裡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看法，他認為有些婦人月經失調就是因為「婦人從人，凡事不得專主，憂思忿怒，鬱氣所傷，故經病因於七情者居多，蓋以血之行止順逆皆由一氣率之而行也」<sup>92</sup>。

感受到身不由己，心情自然鬱卒。而身不由己的最佳寫照就是「未亡人」這個女人專屬的概念<sup>93</sup>。影星于楓自殺身亡後，有記者竟

<sup>85</sup> Webster's Word Histories,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89, p. 510, under 'woman'.

<sup>86</sup> 《中國古醫籍辭異》，明文書局，1987，頁156。

<sup>87</sup> 《台灣話大詞典》。閩南語漳泉二腔系部份，陳修主編／陳文晶助編，台北：遠流，1991，頁1864，斷產條。

<sup>88</sup> 《中正行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1995，頁398。

<sup>89</sup> 洪乾祐，《閩南語考釋。附金門話考釋》，台北：文史哲，1992，頁64，277。

<sup>90</sup> 全上，頁311。

<sup>91</sup> 《大戴禮記今註今釋》，高明註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509（本命第八十），

<sup>92</sup> 吳謙，〈御纂醫宗金鑒〉，《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七八一），子部八七，醫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243。

<sup>93</sup> 如梁國樹之妻就在報上刊登了謝啟：「先夫梁公國樹之喪叨蒙…總統…李副總統頒

然問其男友黃文寧是否「願意採取葬髮妻的禮俗，並以未亡人身份列名訃文」<sup>94</sup>，黃也說如果法律上允許，他就願意。兩個月後公祭時，被排除在家祭之外的黃爆出不滿的情緒時說：「我豈是任人擺佈的，叫我行禮，我就行禮；我是個男人啦！」<sup>95</sup> 男人不是任人擺佈的，他是自己身體的主人，這點剛好說明，為何未亡人只可以是女人的原因。<sup>96</sup> 不過，「孕育」並非女人的專利，它亦可用來傳達男人的創作過程。北京大學中文系嚴家炎談魯迅的〈阿Q正傳〉時說：「〈阿Q正傳〉大約是魯迅小說中孕育時間最為長久的。如果把作者最初從生活中無意地受胎的階段算起，也許同魯迅考慮國民性問題的時間一樣長久。」<sup>97</sup> 類似的情形在詹姆斯·喬依斯的「尤利西斯」也出現：「本人是自己的父親，兒子馬利根自言自語地說。等一下。我懷孕了。我頭腦裏有一個尚未出生的孩子。帕拉斯·雅典娜！一齣戲！這齣戲來得正好！讓我分娩吧！」<sup>98</sup> 女人孕育的是肉體的，而男人孕育的是則是精神的。

「孕育」也好，「受胎」也好，這些都還勉強算是說得過去，但是「流產」、「夭折」、「胎死腹中」等字眼在日用語彙中卻被更頻繁及無情地使用，「海外投資計劃宣告流產」，「該公司擴大設廠計劃案由於曝光太早而胎死腹中」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句子，在此就隨舉報載一例：「由美國、丹麥等國提案的譴責中國迫害人權案，在中共威迫利誘之下宣告流產」<sup>99</sup>，女人的身體似乎徹底成了男人及其語言肆無忌憚的蹂躪對象了，某報的漫畫連載就這麼一個對

賜輓額 / ……) …未亡人侯金英率子女泣叩」

<sup>94</sup> 自由時報，1996.10.31，頁7。

<sup>95</sup> 自由時報，1997.1.8，頁2。

<sup>96</sup> 類似的話語如王鼎鈞所說的：「只要人努力上進，尤其是一個男人，男人的美，就在他不停的奮鬥（按：而女人的美，就在他不停的被鬥？）」中央日報，1996.12.6，頁19。

<sup>97</sup> 中央日報，1997，4.17，頁18。

<sup>98</sup> 詹姆斯·喬依斯，《尤利西斯》，金隄譯，台北：九歌，1993，上卷，頁72-473。

<sup>99</sup> 自由時報，1997.4.17，頁7。

話：

先生：大夫，我老婆生了嗎？

大夫：生了？

朋友（對先生），恭喜你要當爸爸了。

先生：恭喜什麼！是生了「惡性瘤」。<sup>100</sup>

就拿1997年4月間的公共電視事件來看好了，幾乎各報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類似地字眼。中央日報4月17日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公視孕育不易，人才設施勿虛擲」，裡面第一段話就說了「剛被熱烈催生的公共電視台，難逃胎死腹中的不幸」<sup>101</sup>，同一天，在中國時報第四版裏，我們讀到了如下的句子：「監委黃越欽／……／強調一定會將公視順利『生產』，不管公視是否斷手斷腳」<sup>102</sup>。當天聯合報則說「公視夭折」<sup>103</sup>，台灣時報則是「公共電視設台，胎死腹中」<sup>104</sup>，青年日報亦引立委劉進興的話，說「對於公視可能胎死腹中，他將會加緊動員，全力予以催生」<sup>105</sup>。同樣的，在自由時報的報導裏，我們亦讀到「公視面臨夭折，蘇起：很遺憾」、「公視法很可能流產」。值得一提的是，力圖挽救公視的民間組織就叫「公共媒體催生聯盟」，而他們計劃發起「一人一信到總統府」，「希望能挽救公視胎死腹中的命運」<sup>106</sup>。中文如此，英文、德文、法文亦然。英文的miscarriage，法文的avortement，義大利文的aborto，德文的Fehlgeburt都是「流產」<sup>107</sup>而兼有「失敗、未達目標」的意思。至於胎死腹中亦同，英文是stillbirth，形容詞stillborn，法文mortne，義大

<sup>100</sup> 中央日報，1997.4.15，頁15（漫畫連載「蒙古DR」）。

<sup>101</sup> 中央日報，1997.4.17，頁3。

<sup>102</sup> 中國時報，1997.4.17，頁4。

<sup>103</sup> 聯合報，1997.4.17，頁2。

<sup>104</sup> 台灣時報，1997.4.17，頁2。

<sup>105</sup> 青年日報，1997.4.17，頁2。

<sup>106</sup> 自由時報，1997.4.4.17，頁4。

<sup>107</sup> 真正慘的例子如：「國中女生遭繼父強暴懷孕…如廁流產…可憐小生命：被棄於垃圾桶…回天乏術」，自由時報，1997.5.3，頁6。

利文 *nato morto*，德文 *Totgeburt* 或 *ein togeborenes Kind*，形容詞 *totgeboren*，都是「胎死腹中」而在口語中被拿來作為「註定失敗」的意思。

當然，這些詞語除了本義以外另被當作隱喻使用，已是年久月深之事，非自今日始，然而，把女性定位在妻、母的功能上，至今似仍大有人在，且看1997年3月報上的一則小短文〈何謂女相九美？〉：

一、頭圓額平。二、骨細皮滑。三、唇紅齒白。四、髮香髮軟。五、眼長眉秀。六、指尖掌厚紋細密。七、談吐大方，舉止緩和。八、坐臥端靜，神清氣爽。九、肩圓背厚，腰平腹垂。凡女性相中有以上特徵之一者，皆主旺夫益子，宜室宜家之婦。<sup>108</sup>

而下面這段話也出自於同一作者：

女相首重形貌厚重，舉止端莊，溫柔賢淑，心性仁慈，必為福厚好命之女，相對的，如果形體單薄，心地刻薄，或者跋扈善妒，喜弄是非，乃至放浪行駭，不知內斂，則縱然國色天香，名門閨秀，其下場結局亦必然不美。<sup>109</sup>

讀了這兩段話，誰能不想起唐朝時的「女論語」第一章「立身章」：「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sup>110</sup> 等語？再來，就只差「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句話了<sup>111</sup>。

<sup>108</sup> 自由時報，1997.3.11，頁43。

<sup>109</sup> 自由時報，1997.3.20，頁43。

<sup>110</sup> 唐·宋若莘，《女論語》，引自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頁415。

<sup>111</sup> 王德威在其為《北港香爐人人插》的編輯前言裡特別提到了，李昂在《殺夫》裡陳江水與林市之間性與飢餓的二元處理（見：《北港香爐人人插》，頁21-22），其實，林市的母親為了一小塊饅頭而任令一個軍人姦淫的那一幕正是對「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一大顛覆。



基於以上整體認知，本人建議，將現有各類直接或間接指涉男女關係的名稱拿來作一檢驗，並考慮其在當今環境之有效性。不過本人只敢先行「建議」，尚不敢獨自勇為，這點有待眾人集思廣益。然而，不管如何，「女人的壓抑由失『聲』開始」<sup>112</sup>，我想，過去學會了「壓抑」，如今也許該試試練習「訝異」——訝異那些往日習以為常的事情、概念、想法、作法。說不定，女人不再「失聲」，男人就要「痛哭」了。男人有理由哭了，也許，世界將會少一點乏味，多一點趣味，功德一件，誠功德一件也，是為誌。

（給太太齡慧，女兒安安和佳佳）

### 參考書目

- 《大戴禮記今註今釋》，高明註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 《中文大辭典》（三），中華學術院印行，六版，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
- 《中國古醫籍辭異》，台北：明文書局，1987。
- 王國維，《王觀堂全集》，冊一，文華出版公司，1968。
- 王正國，《慾火》，台中：劇場，1997。
- 《台灣話大詞典》，閩南語漳泉二腔系部份，陳修主編／陳文晶助編，台北：遠流，1991。
- 《古文字研究》，中國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性學辭典》，劉達臨主編，台北：文鶴，1996。
- 曲彥斌，《中國民俗語言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 朱謙之／任繼愈，老子釋譯——附馬王堆帛書老子，台北：里仁，1985。
- 江漢聲／晏涵文，《性教育》，杏林文化，1995。
- 何春蕤，《不同國女人》，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4。

<sup>112</sup> 何春蕤，《不同國女人》，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4，頁62。

- 李元貞，《女人詩眼》，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 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台北：麥田，1997。
- 杜修蘭，《逆女》，台北：皇冠，1996。
- 郭良蕙，《第三性》，台北，時報，1987。
- 吳苑菱，《紅鶴樓》，台北：希望，1997。
- 吳謙，《御纂醫宗金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七八一），子部八七，醫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禮記病疏》，台北縣：自由，1972。
- 侯宜人譯，《女性裸體》(Lynda Nead, *The Female Nude*)，台北：遠流，1995。
- 洪乾祐，《閩南語考釋》。附金門話考釋，台北：文史哲，1992。
- 施叔青，《妳讓我失身於妳》，台北：洪範，1996。
- 晏涵文，《告訴他性是什麼》，台北，張老師，1991。
-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台北：聯合文學，1996。
- 婦女研究通訊 29 期，1993/4。
- 第七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編，台北：萬象樓，1996。
- 《國台雙語辭典》，楊青矗主編，高雄：敦理出版社，1992。
- 詹姆斯·喬依斯，《尤利西斯》，金隄譯，上卷，台北：九歌，1993。
- 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 聯合文學 124 期，1995.2。
- 蕭兵／葉舒憲，《老子的文化解讀——性與神話學之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辭海》，夏征農編，台北：台灣東華書局，1992。
- I. Becher, A. Lindner, P. Schulze. *Lateinisch-griechischer Wortschatz in der Medizin*. Berlin: Ullstein, 1995.
-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oerterbuch*. Mannheim: Duden, 1989.
- Sigmund Freud. Studien in 11. Bdn, Bd. VIII, "Zwei Kinderneurosen. Analyse der Phobie eines fuefjaehrigen Knaben", F./a. M., 1969.
- .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Ernest Jones, translated by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 Luce Irigaray.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en*, translated by Gillian C. Gil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 Halperin, J. J. Winkler, F. I. Zeitlin, ed. *Before Sex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atein-Deutsch Woer-terbuch* Limburg/Lahn: Steffen, 1992.
-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1962.
- G. E. Lessing. "Emilia Galotti," in G. E. Lessing, *Die Hoehepunkt seines Schaffens*. Wien: Prima, 1978.
- Macmillan Contemporary Dictiona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 Eric Patridge. *Shakespeare's Bawdy*. London: Routledge, 1993.
- Platon. Werke in acht Bdn, griechisch und deutsch, hg. v. Gunther Eigler, Bd 7.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2.
- Webster's Word Histories*.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89.
- Hedi Wyss. *Das rosarote Mädchenbuch*. F./a.M.: Fischer, 1982

